

第二十一章 投合浦雲影探親 困雙娥富豪發難

雲影感松濤臨行之言，奉生母，恤梅、柳較前倍摯。其岳和光復以書來招雲，雲仍不應。碧娘曰：「君所契皆能奮翼四方，君獨喜蹴蹴坐屋子下課鹽論米，男兒只該如此終其身耶？」雲笑曰：「二友子居無匹，為翱翔四海之求。吾躬擁嬌姿，尚欲何往？」碧娘曰：「不信天下人都是沒有妻小的才出門！」雲無以應。

後值石生書到，生母大喜，將胸中一塊石方才掉下。書未開，先叫進來使問云：「大相公是幾時到那裡的？」使曰：「大相公七月盡邊到的。」拆書看畢，驚曰：「好奇怪！求神問卜都說他路上有阻，原來有此異事！」入語廚下老婦。老婦曰：「菩薩竟是有有的。」書帶云：「還是我叫的瞎子准。」生母曰：「不要爭，大家有功！」

隨令書帶將寄與二子之書送與雲家。碧娘見書帶，問云：「你可是來取什麼？」書帶云：「不是。大相公有信來了，太太差我送書來的。」碧娘連呼雲曰：「快來看喜信！」雲開緘，見生迷舟之事，說與碧娘，亦各驚異。碧娘曰：「叫這老人家熬煎了這幾時，如今好放心了。」書帶云：「我還要到梅姑娘那裡去說一聲。」雲曰：「也有書在這裡，我和你同去。」

書帶隨雲影至二女家。一入門，連忙叫云：「梅姑娘，柳姑娘，我家大相公有書來了！」二女驚喜。雲曰：「你聽他說謊，書在那裡？」阿姥曰：「我也道未必。」書帶曰：「我不說慌。雲相公藏在袖子裡！」二女曰：「大相公在那裡帶回來的？」書帶云：「大相公七月裡才到。衙門差人送回來的。」柳向雲曰：「看你會鬼譚。」雲曰：「書是有一封，不知可是他帶來的否？讓我先看看。」取出拆開，見有與繡嶺水氏聯姻之語，將書復藏入袖中曰：「好可惡！這樣喜事，單單寫在這封書上，我們就通不得風兒？」阿姥曰：「什麼喜信？與他們看罷！」梅曰：「只要有了喜信，書不看就罷了！」雲曰：「還是你有鎮定工夫，倒與你看看。」二女見書，頓開眉鎖。梅訝曰：「果然有個繡嶺！怎麼這船會錯到那裡去？」柳曰：「一夜千程，這船快如千里馬。」雲曰：「不是船快，蓮峰做人別緻，所遇亦奇。看來水家姻事竟由天作之合。」梅曰：「他既到陝，這尋他的不知往那裡去尋？如何遇見？」雲曰：「月波原說要到關中，自然會著！」

後生母賞發來使。雲影與二女各作回書入陝。碧娘復謂雲曰：「你心中只憂這個人，如今他有了下落，不必憂了。黔中幾次書來，置諸高閣。於朋情何厚，於戚誼何薄！生女沒用處，求不得你到那裡走走。」雲曰：「出門去不難，只是蓮峰老母並梅、柳姊妹再托與誰？」碧娘曰：「君能盡友誼，妾豈不能成君之高？你若肯往探我父，兩家之事皆我承當。若有纖毫不到，回來任你罪我！」雲影感其言，遂許之。擇定日期，別生母及二女出門。臨行，碧娘曰：「繡嶺圖晨夕把玩之物，何不帶了出門？」雲曰：「虧你記得，我也思量借陣風兒吹到這畫裡邊去走走。」遂束入裝內。及雲到署，適值其岳升合浦守。雲即欲別歸，岳堅留之，遂同入粵。自雲出門，碧娘遂將生母迎入己家，晨昏定省，事之如姑。又時時遣人存問梅、柳。

二女自得石生之書，知已訪得佳人，心甚喜悅。一夜燈前對坐，梅萼取舊時橫笛弄之曰：「許久未經一弄，覺得指節生疏。」柳問云：「這吹的是那一調？連我竟聽不出了。」梅曰：「是《正宮》。」柳曰：「你換了小工調，我歌一闕配你。」梅萼換過一調，柳絲按拍歌曰：

【梁州序】 井桐搖綠，衰荷墮粉，團扇涼驚玉枕。飄空野雲，暮村遙送寒砧。最是疏風扣竹，密雨侵簾，好夢驚偏醒。聽一片吟蛩淒惻，也碎秋心。嘹唳還添孤雁聲，減不盡殘燈暈。紗櫺照見單棲影，情黯黯，奈何寢？

【前腔】 參商宵隔，輾轡夜引，別緒遙牽素綆。寒更乍永，懷人有夢難尋。一任娥眉黛減，雲鬢蓬飛，鏡裡容誰整？可憐這海棠紅褪，也困秋陰。颯颯金風冷畫屏，對碧落長河耿。願隨月姊飛明鏡，千里外，照君影。

【前腔換頭】 坐閒空惡抱如醒，步庭際，小欄獨憑。恍蕭郎，月下歸來對影。似訝容非昔豔，態減初嬌，怯怯蠻腰損。猛一雁橫空驚散，也怨秋聲。墮葉啼，何處尋？聽咽露蟬嘶暝。宮商做弄出心頭病，無限恨，有誰省？

【前腔】 記分攜芳草初青，又瞬息，桂花搖影。報魚書，一紙緘愁難盡。似慮佳期雲散，別調風吹，依約言還隱。還只怕郎情葉薄，也賽秋雲。慢取楊花比妾心，憑尺素心逾哽。叮嚀別語堪追省，燈下誓，未曾冷。

【節節高】 悠悠兩地心，總難憑。三生石上疑還信。齊徵訂，誓海深，盟山峻，丹誠一點他年證。惟歌銀河風浪平，黃姑織女幽期近。

【前腔】 雖多思轉深，好難禁。愁城高疊重圍困。流光迅，秋色分，黃花近。雁鴻空遞遙天信。只恐朱顏易報秋，西風吹老芙蓉韻。

【尾聲】 羈人何日歸鞭整？展離懷，握手同傾。免賦秋聲百感生。

歌畢，梅萼放下笛，云：「好一曲淒涼調！幾時構的？」柳云：「昨日晚上睡不著，枕頭上想的。」梅曰：「纏綿委曲，真是長歌當哭！」阿姥曰：「兩個姑姑真真沒一樣不會。像這樣吹吹唱唱解解悶，何等不好！每日只是歎氣連聲，真真呆了。」柳曰：「黃連樹下彈琴，苦中作樂。」三人共坐談笑。

時龍湫富豪荊棘，瞰松、雲二子相繼出門，梅、柳屏障已撤，乘間復至其家。二女同在房中，忽有人排闥而入。二女認得其人，心甚驚惶。柳絲叱之使出。荊棘曰：「不要惱，來看看你們，也沒甚不是。我久欲再來，為那姓松的、姓雲的兩個包著你們，我不好來得，也不是怕他，不敢欺說，這地方那個不讓我一碼頭！我不過不與他們計較。今日縣署中請我赴了席來，順路經過，進來與你們說說話。他兩個又不在家了，你們再不要是這樣。」二女見其酒氣噴人，喃喃不絕，連呼阿姥。阿姥進房曰：「你這個人又來做什麼？舊年討了沒意思，虧你還來，快些出去！」荊棘佯醉，竟欲投牀，被阿姥拽住，倒入阿姥懷內。阿姥險些跌了個觀音倒坐船，怒云：「人家都有個內外，動不動跑進房裡來！」持其衣拽出大門外，掩門而入。荊棘又討了一場沒趣。二女曰：「虧了阿姥在這裡，不然怎麼遣得這狂徒出去！」

後阿姥從雲影家來，路上偏偏遇見，荊棘曰：「你前日拉我出來，我不惱你。下一次來，千萬要你方便。」阿姥曰：「他姊姊正正氣氣，你若再來相犯，定要弄出禍來！」荊棘笑曰：「他兩個原是論癡院的粉頭，說什麼正氣，真真可笑！」阿姥曰：「既謝了煙花，就是良家女子，你不要胡說！」回家怕二女著惱，不敢則聲。

忽一日，聞有人大呼進門。阿姥張見，連忙報與二女曰：「前日那狂徒領了一班惡少來了，你們快些把門關緊，待我打發他。」二女急掩房門。諸惡少入室，在房外言三語四，惡聲醜話吵做一團。二女寂聽，氣得四肢冰冷。阿姥端出一盤茶來，向眾人曰：『眾位罵得口乾了，請一杯茶。』諸惡少見有茶來，口內便縮住幾分。阿姥向荊棘曰：「你這位竟是不通一點竊的。」一人曰：「怎麼他不通竊？他還比人多一竊，你聞聞看，他脅肋下還有個眼兒放香氣。」阿姥曰：「冒冒失失來了兩次，他們還不知道你姓什麼，叫什麼名字，又不知道你是什麼樣人，怎麼就來睬你？」一人曰：「原來你們還不知道！怪不得，我對你說罷！他是這裡有名財主荊大爺，原是當初衛國公子荊的後代。」阿姥曰：「若不說，那裡知道？你若有話要對他們說，先和我說了通個信，再來會面，豈有不禮貌你的。你今日叫了些人來吵鬧，不過是混吵了一聲，只不睬你也沒奈何。」一人曰：「這婆子倒說得中聽。這位大爺沒有甚事，不過圖苟合而已。」眾皆大笑。棘曰：「既是這樣說，只要他們曉得我的手段就罷了。我過一日還有話與你說。列位，我們暫且去罷！」眾人哄然散去。

次日，阿姥來與碧娘說知。碧娘曰：「他是什麼人？這樣撒野！你怎的不來通知一場？」阿姥曰：「雲相公不在家，就來通知也是無益。」生母問碧娘曰：「這位媽媽一向在這裡走，沒有問得是誰家來的。方才說的是那一家？是府上什麼親？」碧娘將石生與二女之事細細說出。生母曰：「原來有這樣事！他在家瞞得我緊緊的，並不知道。」碧娘含笑又謂阿姥曰：「這就是石相公家太太。」生母對阿姥云：「難為他兩人一片心，不知後來的大娘是怎樣的，不要耽誤了他們，畢竟是勸他們另圖長策的好。」碧娘復言生與繡嶺水氏聯姻，生母曰：「這個我也不知道，家書上也並不曾提起。」阿姥回家將生母之言說向二女，二女含笑。

又數日，阿姥持畫出賣。荊棘從後呼住曰：「來得湊巧，我正要見你，對你說話。」阿姥曰：「冤孽！我竟怕往街上走，才出來就遇見你，你不要絮煩了，還有什麼話？」荊棘曰：「不是我三番兩次纏著他們，實有句正經話要對他們說。我目下要尋房小，看了幾處都不中意。他們出了院，難道不從良麼？我主意要娶他一個。若說得成，重重謝你！」阿姥搖手曰：「遲了，遲了，天上掉下的東西也要起早，有人走上你的先了。」棘曰：「我知道不過是那姓松的和姓雲的，趁他們不在，先讓我娶了一個，他回來怕有何說。」阿姥曰：「你拿了銀子那裡討不出來？定要咬住他兩個！」棘曰：「我實看得他們上眼，放他不下。老媽媽不瞞你說，我家大娘雖是他八字好，做財主婆，人實萬分不及。況又時常反目，一場吵鬧便半月開交，好不掃興！故此立意要討一房。這件事斷斷要你攬掇。」阿姥曰：「斷斷不能，你不要費心！」棘曰：「你只把我的話對他們說，若有個允了罷；若一齊做作，我明日叫些人來，搶也搶他一個，除非他們離了這龍湫地方，我便扭斷了這條肚腸！」

阿姥回家對二女說知。梅驚泣曰：「狂奴何所不為，萬一逞其強暴，何以自全？」柳絲良久云：「事越急，心越閒，才有算計。你動不動只是哭，濟得什麼？」梅曰：「他果若是這樣來，你有何法？」柳曰：「只聽他說的話，已得御暴之策。」阿姥曰：「什麼計策？你倒說說看。」柳曰：「從來丑婦必有奇妒，斷無聽其娶妾之理。必得如此如此，困乃可解。」梅與阿姥大喜。

[返回 >> 水石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